

基于《最简探索:框架》的间接“被”字句生成过程

谭晓平

(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湖北武汉,430074)

摘要:以乔姆斯基《最简探索:框架》的相关假设为理论基础,我们针对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关于间接“被”字句生成过程的分析方案。我们认为“被”是汉语特有的功能语类,“被”字句通过移位生成,长、短“被”字句的生成遵循同一种模式,具有共同的句法结构:[T[Beip[Beip]vP]]。在此基础上,文章通过实例说明采用经潘海华修改后的题元层阶及移位步骤最短性原则,可统一生成汉语典型间接“被”字句。题元层阶可控制论元合并顺序,移位步骤最短性原则能选择正确的指定语移至句首位置。

关键词:《最简探索:框架》;间接“被”字句;功能语类;题元层阶;移位

中图分类号:H0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6)06-0757-05

汉语中存在一类特殊的“被”字句。这种“被”字句中动词后面可以带上一个受事名词词组作宾语。这个名词词组通常称为保留宾语,与移位宾语也就是“被”字句的主语相对应。这种带保留宾语的间接“被”字句对各种模式的分析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本文依据《最简探索:框架》的有关假设,提出自己的分析。

一、现有分析方案评判

早期生成语法将“被”字句主语看成是深层结构的动词宾语,如何在动词宾语移出去之后还保留另一个宾语,就成了一件相当棘手的事情。桥本万太郎提出一种快刀斩乱麻的方法,即将“被”当作一个带完整小句的主要动词,“被”字句的主语直接生成^[1]。这种方法忽视了保留宾语与移位宾语的语义联系,响应的人不多。与此相对,王锦堂将保留宾语与移位宾语看成同一复杂名词词组的一部分,运用“所有格中心词规则”解决保留宾语问题^[2]。由于该规则与管约论有所冲突,李艳惠对此作了技术上的调整,将保留宾语看成是包括所有者的复杂名词,所有者为指代性成分 pro。pro 最终会和移动宾语同指,从而保证两者的语义联系^[3]。但并非所有的移动宾语和保留宾语都能组成一个复杂名词词组。针

对这一问题,石定栩将动词与保留宾语分析为一个整体,其句法作用相当于一个及物动词^[4]。这个及物动词对宾语有子语类限制,只有满足某种语义要求的名词词组才能成为其宾语。该分析理论解释力较强,语料覆盖面较广,但依据《最简探索:框架》的句法转换假设,合并顺序将难以控制。保留宾语的格位问题也一直困扰着学界。徐杰采用 Bellete 的直接赋格说^[5]。“定指效应”是该方法立论的基础,可是只要在“保留宾语”前加上领属者,保留宾语马上就具有定指特征,成为被动句指派部分格的反例。韩锦泉利用 Chomsky 的格传递说^[6],但此说违反了一个语链只能有一个格的原则。吴庚堂则假设被动动词本来失去了赋格能力,后来又恢复了赋格能力^[7]。这种假设有玩弄概念的嫌疑。总之,保留宾语的格位是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二、相关假设

在《最简探索:框架》中,乔姆斯基对最简方案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的改进^[8]。词库、核心功能语类及其语类选择特征、语段及转换等与本研究相关的改进见何晓炜文^[9]。下面仅介绍我们针对现有分析方案存在的问题所提出的若干假设。

作为“被”字句研究中的一个焦点问题,“被”字

收稿日期:2006-06-30;修回日期:2006-10-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汉语信息处理与计算机辅助汉语史研究”(04&ZD07)。

作者简介:谭晓平(1967-),女,湖南常德人,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句法学,比较语言学。

的语类特征引发过诸多争论。早期相关研究中“被”字语类特征的介词说、动词说、助词说(被动语素说)等代表性假设均面临的种种问题。追溯“被”字渐次演变的历史之源,可清楚地看到“被”字从动词虚化为一个表示被动的辅助词。那么,如何称呼这个辅助词呢?由于“被”在汉语中指示被动的功能十分明显,因此我们认为它是构成“被”字句起辅助作用的功能语类,是一个功能词,尽管它在语法化的过程中多少留下了原意的蛛丝马迹,即具有词汇性性质。“被”字不能单独使用,无反义词以及汉族儿童“被”字句习得研究^⑧亦是对“被”字功能词认定的证据。总之,“被”是一个仅存于汉语中的具有语音存在的功能语类,具有自己的最大投影即短语 BeiP,“被”选择一个及物结构 vP,“被”字句通过移位生成。至于“被”的指定语,由于“被”含有强烈的[+被动]特征,故要求有个被动的对象在其指定语的位置。指定语一般是受事论元,或在层级上与受事接近的论元,甚至可以是附加语及其他成分。当然,该被选成分应与主动词相关,受到主动词发出动作的影响。另外,由于域外论元一般是施动者或使役者,所以不能作“被”的指定语。它没有[+被动]特征,不能和有[+被动]特征的“被”匹配。

由于《最简探索:框架》中没有预设的结构,合并操作以两两方式构成句法对象,“被”字句合并的次序与题元角色的体现成了新的难题。参考何晓炜文^[9],我们假设名词词组在词汇矩阵中已获得题元角色,合并的次序受题元层阶的调节与控制。我们将题元层阶体现在合并顺序上,而不是体现在现有结构的位置上。鉴于“被”字句题元层阶的复杂性,我们改用经过潘海华修改过的词汇映射理论的题元层阶,其排列如下所示:

施事(agent) > 受益者(beneficiary)/受害者(maleficiary) > 予事(recipient)/感事(experiencer) > 工具(instrument)/材料(material) > 客体(theme)/受事(patient) > 处所格(locative)^[12]。其中,施事者比受益者更显要,受益者比予事或感事更显要,依次类推。

我们还假设汉语存在抽象“时制”,以此解决主语 NP 的结构格指派问题,使“被”字句的生成更符合普通话的语感。根据汉语形态系统较为贫乏的特点,我们修正了一致性特征的定义。我们所说的一致关系是一种与句法和语义都相关的广义的一致关系,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形态上的一致关系。汉语的一致性特征用以核查名词或代词的结构格,即动

词准许某个名词或代词在动词前后句法位置上存在的合法性。至于移位操作,汉语中成分移位的主要驱动力是意义和语用因素,而不是纯结构形式的因素。结构形式只是提供了移位的可能性与可能方式,而语义、语用因素则提供了移位的必要性。

长“被”字句表达一种复杂的事件,即表述的是由某一使役者/施动者引发的动作或单一事件加上由其导致的结果。正是基于表示使役或处置意义的 v 的语义要求,需要通过合并引入域外论元,使词汇矩阵中施事者(使役者)题元角色得到允准。短“被”字句仅表示事件及其结果,即表达一种不完全的事件。施事者(使役者)可在语境中蕴含,域外论元可以不选择。我们假定短“被”字句中也有轻动词 v,在语义上表示“做、弄”,与动词一起表达使役意义。这种表使役的方法不独汉语为然,藏缅语族羌语支中的道孚语、却域语、羌语也有类似的用法^[13]。两者的区别在于汉语的轻动词无语音形式,且在谓语动词的前面,而羌语支意为“做”的动词加在动词之后。基于上述分析,长、短“被”字句可用同一模式生成,具有共同的句法结构:[T[BeiP[Bei][vP]]],两者之间的区别可通过核心功能语类 v 的基本结构特征来解释。v 选择动词成分,也可选择一个名词性词组 NP 或 DP 充当它的域外论元 EA,即 v 的域外论元并非必选内容。

三、间接“被”字句的生成过程

间接“被”字句在现代汉语中相当常见。李临定曾归纳出“被”字句动词带宾语的十种表现形式^[14],我们拟讨论其中最典型的六种。

①“被”字句主语与保留宾语为整体与部分关系,例如:桔子被他剥了皮。

②“被”字句主语与保留宾语为领有/隶属关系,例如:张三被土匪杀了父亲。

③保留宾语表示处所,例如:学生被老师赶出了学校。

④保留宾语表示结果,例如:纸门被他踢了一个洞。

⑤保留宾语表示材料,例如:花被他浇了水。

⑥“动词+保留宾语”形成一个复合谓词,例如:他被学校免了职。

上述例句中的动词在逻辑上有两个名词词组作其宾语(或准宾语),其中的一个由于被动变化而成

为句子的主语。保留宾语的题元角色十分复杂,有受事、处所、工具、材料等,而“一个洞”之类的保留宾语有些学者将之视为“准宾语”,即没有题元角色但又占据主目位置的介于主目语与附加语之间的成分。间接“被”字句主语的主目角色表面上看也同样复杂,仔细观察上述例句,可发现它们无一例外,是某种遭遇的承担者,或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谓语动词的影响。我们称之为“受害者”。汉语语法系统有一个“受害者插入规则”,此规则可将“受害者”加入到动词的论元结构中去^[12]。控制这条规则操作的语义条件是动词的意义,要求带有某种不好的效果或影响。而“受害者”在我们所选用的题元层阶中所处的位置比受事、处所、材料等都要高,有利于控制移位主语与保留宾语的合并顺序。下面以“桔子被他剥了皮”为例说明带保留宾语的“被”字句的生成过程。

我们拟将“他剥了桔子皮”设计为拉尔逊式的动词套组结构,让动词“剥”带两个宾语。这种现象亦存在于朝鲜语、日语等东亚语言中^[15]。众所周知,朝鲜语动词可带两个具有明确宾格标记的名词短语:

- (7) Mary-ka ku na mwu-ul kac-i lui
 玛丽 - 主格 那颗树 - 宾格 枝子 - 宾格
 cal-lass-ta.
 砍

句意为“玛丽砍了那颗树的枝子”。日语的量化词飘移(Quantifier floating)也支持外层宾语的假设。

- (8) Gakusei-ga sensei-ni san-nin t
 学生 - 主格 老师 - 与格 三个
 kinō sakubun o home-j rare-ta.
 昨天 论文 - 宾格 表扬

句意为“昨天三个学生的论文被老师表扬了。”请注意修饰“学生”的量化词短语“san-nin”在句中发生了飘移。这种现象说明“三个”之后必有一个已经移位的空成分——“表扬论文”的外层宾语“学生”。总之,朝鲜语的“双宾格”结构、日语的量化词飘移为我们的假设提供了跨语言的证据。下面是句子的生成过程。

动词“剥”和带有客体题元角色的词项“皮”合并形成 \check{V} ,在词汇矩阵中所赋予的题元角色得到允准, \check{V} 和带有受害者题元角色的词项“桔子”合并形成 \check{VP} ,题元角色受害者得到许可。然后, \check{VP} 与功能语类 v 合并,及物动词“剥”黏附于 v 构成 \check{v} 。在本运算阶段,有三个不可解释性特征:首先是 v 的一致性特征,其中包括结构格特征及固有格特征。其次

是 NP “桔子”的结构格,它包含在其一致性特征之中。第三是 NP “皮”的固有格,亦包含在其一致性特征之中。 v 的一致性特征为探针,“桔子”与“皮”的一致性特征为目标。因此,通过一致操作,三个不可解释性特征均得到消除。目前,词汇矩阵中还剩一个词项“他”未被合并。基于表示使役或处置意义的核心功能语类 v 的语义要求,需要通过纯粹的合并引入域外论元,使词汇矩阵中施事者(使役者)题元角色得到允准。由于 v 可以选择一个名词词组 NP 或 DP 充当它的域外论元,因此,在下一个步骤中,我们从词汇矩阵中提出具有施事题元角色的 NP “他”与 \check{v} 合并,从而实现其在词汇矩阵中被赋予的施事题元角色。至此,词汇次矩阵中的词项已用尽,不可解释性特征也已消除,该语段中心词 v 不再激发进一步的操作,第一阶段的运算完成。

接着, Bei 从词汇矩阵中提出并与 \check{VP} 合并。 Bei 的[+被动]特征要求有一个 XP 移到它的指定语 Spec 位置,通过特征核查予以消除。这时移往指定语 Spec 位置的成分有“他”“桔子”“皮”三个选择。“被”字句的转换及生成过程中,具有施事题元角色的 NP 不能占据汉语功能语类 Bei 的指定语 Spec 位置。因此,我们要在“桔子”“皮”之间做出选择。根据移位步骤的最短性原则(the shortest steps condition, Chomsky 1995)^[16],只能将具有受害者论元角色的 NP “桔子”移到[Spec Bei]的位置。该原则规定,如果有两个合适(well-formed)的表达式,包括最短移位语链的表达式将阻止另一个的生成。显然,移动“桔子”形成的语链比移动“皮”形成的语链要短。这种处理也符合普通话的语感。因为“皮被剥了桔子”这样的句子在普通话中是不合法的。“桔子”的移动消除了 Bei 的强被动特征, BeiP 产生,第二阶段运算完成。最后, T 从词汇矩阵中提出,投入词汇次矩阵与 BeiP 合并。这时, T 有两个不可解释性特征: T 的 EPP 特征; T 的一致性特征。依据Chomsky的观点,一个 DP 可以多次参与 EPP 特征核查及一致操作。因此,“桔子”再次参与本阶段运算。 T 的一致性特征与 NP “桔子”的一致性特征相匹配,而 T 的 EPP 特征要求“桔子”移至[Spec T]的位置。这时,所有不可解释性特征都已消除,全部运算完成。运算过程如图1所示。

上述运算过程亦适用于保留宾语表处所和结果的“被”字句。带有处所题元角色的词项在题元阶层中的位置比带有受事题元角色的词项低,因而先与动词合并。而表结果的准宾语是介于主目语与附加

图 1

语之间的成分,亦可先与动词合并,形成一个整体。其余运算过程同上。

我们的运算能否解释与上句相关、一直困扰着学界的“领属被动式”的生成呢?一般认为“张三的父亲被土匪杀了”“张三被土匪杀了父亲”均由“土匪杀了张三的父亲”转换而来。问题是“张三被土匪杀了父亲”在转换中为什么丢失了表所属关系的中心词“的”。具有格标志意义的“的”字的删除在句子运算过程中是不允许的。我们认为两个“被”字句从普遍特征集 F 中选择的特征[F]不同,构成的词库 LEX 也就不同。一个含有表所属关系的中心词“的”,另一个没有,因而两个“被”字句的合并不同。前者的推导与上述“桔子被他剥了皮”的推导过程相同。而后者的推导过程为典型的长“被”字句的推导。如图 2 所示:

图 2

我们这样处理的主要理论依据是“左分枝条件”(left branching condition),即一个名词短语处于另一个名词短语左侧时,不能移位。“张三的父亲”的句法结构是[NP[NP 张三的]父亲],“张三”处于结构左侧,因而不可移位。这样做也符合推导经济

性原则,即合并优于移位(merger over movement)。上述处理亦可用最简方案的经济原则加以反证。两个句子虽然意思上没什么差别,但在句法上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如果两者是完全相同的话,那么,根据最简方案的经济原则,在现代汉语中根本没有必要让没有任何差别的两种结构共存。

对于保留宾语表示材料的句子如“花被他浇了水”来说,还有“水被他浇了花”的表达方式,如何解释它们的生成呢?我们认为它们来自不同的论元结构。前者来自论元结构:受害者、施事、受事,而后者的论元结构为材料、施事、受事。受事在题元层级中所处的位置低于受害者与材料,因此动词将先与它们合并,分别生成上述两个句子。

至于“动词+保留宾语”形成一个复合谓词的“被”字句,如“他被学校免了职”“敌人被我们打了埋伏”。其生成过程如下所述:由于动词“免”和名词“职”天生就是一个复合成份,理所当然,“免”先和“职”合并,然后再和“他”合并。在以后的移位过程中,“职”不可能摆脱动词的束缚单独移出,因此唯有“他”能移至句首位置。

以上分析了间接长“被”字句典型句式的生成过程,由于长、短“被”字句运算过程的区别主要在于 v 作为功能中心词的语段运算阶段,其生成过程不再赘述。

四、小结

根据《最简探索:框架》的相关假设,我们提出了一个既有较强的解释力又能统一处理 6 种典型间接“被”字句的分析方案。这种分析方案的转换过程简单、明晰,并且能够同语义紧密结合,可能为计算机处理现代汉语间接“被”字句提供新的理论模型。由于汉语间接“被”字句纷繁复杂,该方案是否适用于所有的间接“被”字句还有待于进一步验证。

注释:

① 本文部分内容曾在首届新时期汉语语言学理论建设与应用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蒙西楨光正、范晓、徐杰、朴正九等先生指正,特致谢忱。

② 有研究表明儿童需要经过一定的摸索过程方能掌握母语中功能语类的用法。汉族儿童是在掌握所谓“受事主语句”之后才开始使用带被动标记“给”或“被”的被动句。3 岁以前,引进施事成分的都是“给”,“被”到 3 岁时才开始使用^[10]。即使是小学儿童,对“被”“叫”“让”充当表达标志的理解仍有偏差^[11]。

参考文献:

- [1] Hashimoto, Mantaro. Observations on the Passive Construction [J]. Unicorn 1969, 5: 59 - 71.
- [2] Wang, Peter. A Transformation Approach to Chinese BA and BEI [D]. University of Texas, 1970.
- [3] Li A Y H. Order and Constituency in Mandarin Chinese [M].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0.
- [4] SHI Dingxu. Issues on Chinese passive [J]. Journals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997, 25: 41 - 70.
- [5] 徐杰. 两种保留宾语句式及相关的句法理论问题[J]. 当代语言学, 1999, (1): 16 - 29.
- [6] 韩锦泉. 领有名词提升移位与格理论[J]. 现代外语, 2000, (3): 262.
- [7] 吴庚堂. 汉语被动式与动词被动化[J]. 现代外语, 2000, (3): 249 - 260.
- [8] Minimalist Inquiries: The Framework [A]. Step by step: Essays on Minimalist Syntax in Honor of Howard Lasnik [C].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2000: 90 - 155.
- [9] 何晓炜. 双宾语结构的句法研究[J]. 现代外语, 1999, (4): 31.
- [10] 周国光. 汉语句法结构习得研究[M].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1998: 244 - 270.
- [11] 元艳平. 小学儿童运用被动句表达的调查研究[J]. 语言文字应用, 1996, (3): 46.
- [12] 潘海华. 词汇映射理论在汉语句法中的应用[J]. 现代外语, 1997, (4): 9.
- [13] 马学良. 汉藏语概论[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3: 280.
- [14] 李临定. “被”字句. [J]. 中国语文, 1980, (6): 401 - 403.
- [15] Huang, C T J. Chinese passiv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999, 29 (1): 423 - 459.
- [16] Chomsky Noam. The Minimalist Program [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5.

The derivation of the indirect **bei** passive construction within minimalist Inquiries: the framework

TAN Xiaop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bei 430074, China)

Abstract: To solve the current problems, we put forward a proposal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derivation of indirect **bei** passive constru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levant hypothesis of Minimalist Inquiries: The Framework. We propose that **bei** should be treated as a functional category specific to Chinese language, **bei** passive construction undergoes movement, the short and long passive constructions should be derived in a uniform fashion with the same syntactic structure: [T [BeiP [Bei] [vP]]]. Based on concrete instances, the paper provides a satisfactory explanation for the derivation of typical indirect **bei** passive construction by adopting the revised thematic role hierarchy and the shortest steps condition. The thematic role hierarchy can control the order of Merge of the arguments, the shortest steps condition can choose the proper specifier to move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sentence.

Key words: Minimalist Inquiries: The Framework; indirect **bei** passive construction; a functional category; the thematic role hierarchy; dislocation

[编辑:汪晓]